

國
朝
文
錄

白鶴堂文錄引

予選 國朝古文粗竟而心終未懶以其所得者皆三江兩浙及
閩楚之秀天下之大百餘年之久必有卓然自爲於荒江窮谷之
中而未行於世者因作書誦之龍泉縣尹楊蓉渚先生以先生蜀
人而遊於滇最久也先生乃以滇劉寄庵蜀彭樂齋兩先生集應
予夜讀樂齋集竟躍然臥此真參之太史以著其潔者太史公之
孫唐柳子厚知之宋歐陽公有之明歸震川實允蹈之入

本朝來自魏叔子外未之敢許乃今得之於樂齋大畧其人眼高
於頂力大於身讀書能提要鉤元行文則擺脫一切浩浩落落絕

國朝文選
無渣滓視人世泛濫之文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觀其以白鶴
名堂可知其用意之所在矣集中傳最佳議論之文未能奧衍要
之可當一潔字樂齋名端淑眉之丹稜人雍正乾隆間以進士官
吏部與胡稚威蔡芳三相往來文中文末多二君評語云上高李
祖陶撰

白鶴堂文錄目錄

贈懷遠將軍玉吾公家傳

石哈生宋石芝傳

張文端公傳

榮祿大夫滿江王公傳

陳烈女傳

廖氏傳

唐子西先生文集序

送弟同若序

徐吟居士詩序

鎮遠蔡侯碑記

萃龍山記

劉宜人墓誌銘

奉政大夫蔡君墓誌銘

爲學一首示子姪

蜀碧後序

雜說二

白鶴堂文錄

丹稜彭端淑樂齋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葛爲霖雨

○○贈懷遠將軍玉吾公家傳

余祖先將軍諱萬凡，號玉吾。生九歲而孤。弟諱萬嵩，六歲遭伯氏變，貧無以爲資。然慷慨有大志。常以濟困扶危爲已任。歲旱，貸粟於鄰人朱翁。翁善鑑奇之，歎曰：逆宦擅權，盜賊橫溢，世將亂能障此方者必君也。請以子孫託。遂指粟數囷遺之。後壯力治生，事有田百頃，家僮數十人。甲申之變，逆賊張獻忠由夔及重瀘，破成

都據藩府僭僞號大順土賊蠭起眉有鐵腳板丹有蕭永道先將軍團鄉勇力爲防衛盜不敢近獻逆遣假子撫南王劉文秀屠川南始印蒲次及刦營丹城外先將軍計欵賊且覘動靜於是擇健勇七人與俱內裹綿甲藏利刀牽牛擔酒至賊營賊橫戈豎矛刀劍交加光寒射目從人俯首次進股慄失色先將軍意氣自若賊詰來意語未畢忽從人藏刀墜地鏗然有聲賊叱縛帳下詰以故從人畏賊舌強強不能下先將軍從傍應曰某等去將軍營數十里防路盜刦藏刀自衛無他意也且某等僅八人計何能爲賊釋之遂歸暗據扼要備賊賊亦旋引去當是時丹東南北諸邨殘害

幾盡獨吾鄉安堵如故邑之避賊者多依焉獻逆之據成都也悉將楚蜀所掠金載船數百欲順流下嘉陽明參將楊展起兵大破賊於眉之江口焚其船其金盡沒江中賊逃遁先是川北土賊姚黃黨袁韜武大定聞展舉事往投展展愛其勇倚爲腹心及賊敗韜屯青神大定屯健爲展屯嘉陽兵勢甚壯然展名方盛負其才貌視韜與大定兩人陽附展而陰實忌之常有圖展志適展壽日密謀置酒殺之遂圍展宅展子景新率從騎三百自黎雅奔過鐵鎖橋三百騎悉沒橋下景新勢窮乃趨先將軍甫設食而韜眾已駐余家五里外矣景新遑失箸泣語先將軍曰願就縛毋以我

累君先將軍曰事急矣公子第行擇駿馬令由閒道越蒲卬以奔成都。囑之曰賊追必急此行三百里惟新津長江可以阻賊公子渡江當沈船毋使得渡吾自有計以退賊因率鄉老數輩俯迎道傍以實告韜等熟視之不疑也問去幾何矣曰未踰時何道可及曰閒道近大道較易行韜從大道故令導者紓其途景新甫渡江卽沈船殺渡夫韜至津急不得渡而景新已脫去楊氏之不絕者先將軍力也我朝大軍旣誅獻賊於鳳凰山下餘孽未息其黨赫成裔復據黎雅叛建南觀察使張能鱗聞風負印以逃賊乘勢由青衣江破洪雅夾江直下嘉陽川南復大亂警報至成都制軍

李公國英憂之間軍中誰能探賊虛實者。或以丹稜界連黎雅舉。
先將軍與張公應試對應試者予家世戚爲人有幹略曾與先將
軍相約拒賊者也。召至詢之。先將軍曰：某聞師出有兩道。一由邛
州一山洪雅。洪雅地僻而徑險。賊不知備。將軍大軍揚言出邛。而
以奇兵襲之。可以破賊。且傳言賊喜僧。此亦易計耳。遂辭歸。遣幹
僕削髮易衣。乞食賊營。潛探路徑。還報制軍。於是制軍分兵兩道。
冠期暗應及期使前軍挑戰佯敗。賊悉眾來馳。奇軍突入。豎旗鳴
鼓。縱火焚其巢。火燄躉天。賊回顧驚亂。夾擊之。嘶赫成齋。眾悉降。

制軍語先將軍曰：微君之功不及此。給以都督僉事劄付張如之。

先將軍堅辭制軍不能屈。張宦數年亦歸。先將軍平生濟人利物。
他無所計當獨遭賊變人人逃竄不暇耕會大旱斗米數千錢人

不得食。道路死者相枕籍。先將軍家有餘蓄設粥場於通衢之傍。

事只據成化之

四方就食者日不暇給。復擇膏腴地種芋及黍稗可食之物以續

之三年所活數千人。鄉官裔陳道儲少孤。諸奴乘亂謀逆。先將軍

撫爲己子。誨之成。給以業。後卒爲所陷。幾覆其家事。自終不與較。

是二事者。父老至今百年來猶欷愴稱說之。年八十八卒。以孫肇

洙贈承德郎。孫端淑贈奉政大夫。孫端節贈懷道將軍。臨危囑子

孫曰。余不幸少孤。履險涉危四十餘年。賴先人澤。至今吾無德以

及子孫惟忠惟孝克勤克儉毋蓄舊怨而侮鰥寡各守厥訓以啓後人卒之日遠近聞之多爲流涕云。

追敍先人功德只如莽莽直敍而無限可驚可愕可泣可歌之事皆盤結於字裏行間眞文卽至文也

原評

○○石哈生宋石芝傳

○○宋○有○事○述○若○無○事○從○石○敍○起○得○法○開○口○數○語○便○寫○得○憐○忧○不○

石哈生者或曰秦人或曰蜀人長七尺餘力能扛鼎無妻子生業

測

得法開口數語便寫得憐忧不

白鬻於西安某家供芻米薪水之役惟謹無大小皆喜之居嘗寡言笑無喜愠色人莫測其爲何人詢之不言問其名亦不告因共呼爲哈生哈生者諺所謂無能而虛生也獨與富平人宋石芝善以以下詳敍不記

石芝嘗游滇南察吳三桂必叛因潛匿及三桂之叛也

湖遣大將軍商善貝勒及將軍班第討之與賊相拒於滇之石萬瀆其山二面險峻獨一面稍平賊據之期年不能克朝廷復遣將張勇助之勇兵西北入滇路崎嶇值霖雨多疲敝扶杖而行既

至旗兵見之鼓掌笑曰是尙能殺賊耶○號其軍曰張娘子軍○於是石芝黃冠道服詣勇轅門軍校疑爲賊謀拘以見勇石芝長揖不拜○勇詰之曰某與將軍同里聞將軍善將略兼下士特爲百萬生民塗炭而來獻破石萬鎗之策○勇奇之以禮見屏人語曰策將安出○石芝曰賊所恃者石萬鎗也彼負險以抗必將深老吾師須其敝也然後擊之故爲將軍計利在速戰速戰而取勝非用奇不可○勇曰用奇奈何○石芝曰此山東南隅有間道險阻無備可通人旗○軍攻其前將軍以銳卒襲其後樹旗鳴鼓令軍士齊聲大呼曰大兵已據此山矣賊眾聞之必驚怖散亂破之如振槁耳○此固將軍

平賊第一勳也。勇善其計。次日大將軍督戰。勇托病使副將將其軍以行。而潛引三百銳卒從閒道步行沿嶺攀葛而上。悉如計。賊兵果亂。遂破石萬縕。勇以爲能。留軍中參議。其後平定諸藩。多出石芝策。嘗閒居與勇語曰。某平生少知已。勇曰。如某者。不足爲公知已耶。曰。某與將軍一言偶合。非知已也。所稱知已。獨石哈生而已。及歸西安。每訪哈生於其家。必攜酒從後戶入。相見偕至僻地。趺坐飲酒。劇談。罷大笑。笑罷復大哭。興盡。棄其飲器而散。又常於將軍幕中大會賓客。設席虛左。或問之。曰。此待吾友人石哈生也。俄而哈生草冠草履褐衣昂然而入。揖眾直踞其席。石芝旁侍。

執壺傾酒甚恭哈生亦不稍遜持杯舉飲傍若無眾賓客也。眾大驚駭卒莫測其爲何人。後哈生病篤其主人將爲殯殮之具。哈生曰待吾友人宋公備之。主人憂其不及有頃石芝果至。哈生張目視之不發一言。遂卒。石芝爲痛哭竟日。悉出囊中資厚葬成禮而去。天下既定。將軍勇欲表薦石芝於朝。謝之贈以金亦不受。遂隱於華山。云彭子曰余嘗與張將軍孫宗純者遊。爲言石芝兩人事甚悉。宋石芝一出而爲張將軍畫策。建奇勳。功成身隱。哈生見重於宋。其才智必有大過人者。乃爲人奴而不辱。彼其中固有不可測者。耶。宗純又云哈生旣沒。或傳其善天文。本故明宗室。予以石

爲姓。有託焉爾。間之不言。故世莫能定。要之此兩人亦奇矣哉。
精於史記合傳之法。而神韻復超

萬字兆

○張文端公傳

公姓張氏。諱鵬翮。字運青。謚曰文端。蜀遂寧人也。父光祿公某。夢祥雲繞室。覺而生公。幼端靜如成人。有大志。嘗讀陸宣公奏議。至貨賄之際。云云慨然歎曰。伊尹一介不取。孔明澹泊明志。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康熙己酉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時館中競以文藝相餉。公年最少。獨與魏環溪諸公講學。不倦。癸丑改刑部主事。尋遷員外郎。嘗辨疑獄。不避權貴。人皆憚之。再遷禮部郎中。上召見。賜太液鮮鯉。以郎官邀殊恩。自公始。庚申特簡知蘇州府。事未幾。以太夫人憂去。服除補兗州甫下車。釋冤民三十人。全婚

姻一人。因舉者屢遷兵部督捕右理事時。

上方重于公成龍問諸臣中誰敢繼者眾以公應於是命與內大臣同使倭羅斯路經喀爾喀地初額諾德與喀爾喀爲難。

上嘗命達賴喇麻解之至是復交搆喀爾喀聲言王師將援以給敵公聞之言於眾曰古人有言慮善以動此行適中額諾德之忌當預計之毋使生變眾迂其議俄而額諾德果執我前軍眾驚欲退公急止之曰不可受天子命當奮不顧身奈何示小醜怯且吾退而彼襲其後將何以禦莫若陳師固壘以張之而徐遣一介以通其故彼若跋扈再計可也眾猶豫公厲聲曰事出危難正臣

子捐軀効命之日。公等皆怯。某獨當之。眾不敢拂。於是從公前計。
額諾德服罪。使還轉左理事。再遷大理寺少卿。已。扈從南巡。
還至吳門。授浙江巡撫。公之撫浙也。約已率下。興利剔弊。旌奇節。
安流徙。七年。士敦實行。人息競爭。會請免捐穀。時議欲中傷。奏上。
仍畱任。尋遷兵部侍郎。浙民感公德。攀轍涕泣繪其像於竹閣。曰。
俾忘我公之惠政。已而旋召督江南學政。三年。上嘉其採賜。
書獎諭曰。從前作清官者。宋文清一人。近日張其堪與之匹。遂遷
都察院左都御史。會淮黃泛溢。南北阻絕。運道難通。議者欲改海
運。上特調公總河。命經理其事。公博考輿圖。徧考故迹。于河自

開歸至雲梯以下于淮自洪湖溯盱泗以上按審形勢歎曰河性
本直而壩曲之是拂其性也河流入海而隘其口是阻之流也昔
之淮南高而北下今之淮南亢而東傾而以數竇爲之牽引欲其
還向清口不亦難乎欲疏河必開海口欲清河必塞六壩海口不
此句有誤，當作「此皆當以清河為先」
開六壩之果腹而尾閭不暢也六壩不塞譬之危漏而中無蓄停也

乃陳十策願以便宜行事

上報曰可於是擇人任使遵王景塞

館陶之法修明潘季馴江一麟所築歸仁堤之遺拆攏黃壩杜諸
決口倍大河南北之隄曲者使直而河水朝宗堵唐梗六壩開張
福口裴家場濶泥淺三汊儲及張帥諸莊挽全湖之水併力敵黃

而清淮以出。是役凡耗帑數百萬有奇。公不以錢利已。故下亦驕激輸忱。樂爲之用。當是時水安其道。民寧其居。舟行不驚。淮運乃濟。時人爲之語曰。昔之帑肥於人。今之帑肥於地。美公潔也。其居民爲之謠曰。塘梗築兮水不通。自駒開兮下河通。海不揚兮水不湧。民樂其中兮人安而歲豐。頌公功也。先是陳家莊外近漫灘內逼湧泉。狂濁騰沸。相傳有水怪。公爲文祭之。三日有狀如牛徙去。於是發未。上南巡。自清口至桃源。周行徧視。河黃淮清。回視公曰。朕三十年前泊舟於此。水不覆隄者數寸。今安瀾若此。卿之功也。公頓首謝曰。此皆奉我皇上經略。非臣力也。詔爲刑部尙書。

尋轉戶部尙書再遷吏部尙書。上嘗以公公直廉明凡有大獄輒遣判之前噶禮之參陳鵬年也。公直鵬年而曲禮。公子某牧懷寧屬禮下例得薦禮語同列曰吾且殺張家子姑從民望寬之。尚望薦乎。公按奸發伏振摘是非無所容回多類此。

世宗卽位九年拜內閣大學士。上在藩邸洞悉天下利弊及中外臣僚潔隱。初御極卽有是命。其子某及孫某各賜爵有差。時上方勵精圖治毅然更新。公亦以身任天下事。因能授任持大綱去煩細。時議稱賢相焉。公自弱冠入仕及爲相凡五十餘年。名滿天下。主上不疑。同官不忌。考諸史冊往往難之。年七十七卒。遺子事爲相否實書

以邊防河防海防三大務遺奏。上悲悼減膳贈少保謚文端贈賜甚厚。公兩知貢舉及同考官所拔多知名士。三視河當爲相。

上猶遣公曰：「以位則卿不當差。以齒則卿亦不當差。然徧視諸臣無出卿右者。」蓋公長於治河。凡所經營。無不完固。至今數十年來。遵守其法。不變。某丁未試南宮。上以春寒。賜天下貢士綿衣。蓋茶試畢。率詣闈謝恩。大宗伯吳公襄宣於眾曰：「上有旨。汝輩他日作官。當如張鵬翮朱軾。方不愧朝廷。其見重如此。」贊曰：蘇子有言。其生有自來。其逝有所爲。聞公初入棘闈。監臨某公。夢綠衣白馬。入某號。以爲奇。使人記其名於簿。試竣按之。公名列焉。祥雲。

燒室之兆洵非誣矣。

特重表其治河餘皆從路

○○榮祿大夫滿江王公傳

公諱允吉，號滿江，蜀安岳人也。先世未有聞人。至公始顯，少從戎。
嘗為某制軍賈摺，日夜行六百里不倦。制軍喜之，拔督標把總。未
幾再拔于總會制軍觀兵較場。傳令箭道首尾設矢的各一列，綵
架於中衢，暗置鴉鵠五罐，中懸其上。命將卒初矢，次鎗，次復矢。軍
中無當意者，序至公。公攬轡而上，一矢破的，馬縱不能止。已越綵
架數武，○是時鴉鵠忽見。公回身舉鎗碎其罐，鴉鵠羣飛。一軍齊賀。公倚鎗復從容
發矢，矢畢以報。制軍曰：「真將材也！」旋擢瀘定橋守備。時蠻人
為亂，抄劫商賈，道路不行。公申其狀於制軍，遣提督唐某領兵勦

之。命公爲前鋒。公初與蠻人戰失利。唐將斬之。同官守備李琳者。以其家十數口保公。曰王某騎將也。將軍令再戰。不克。琳願與俱戮。唐限三日破賊。飭曰若失機。特汝頭來。當是時。蠻人旣勝。橫據大岡壘。木石於上。堅不可破。公潛命熟蠻。探其形勢。回報曰。大岡三面險峻。獨後面稍平。悉深筭。公曰。吾知所以破賊矣。於是揀營中健卒五百人。餉以牛酒。令其醉飽。約曰。吾與公輩。願生平。願死乎。眾曰。何謂也。公曰。三日能破賊則生。不能破賊則死。眾曰。惟公是命。於是拓諸營。羊數百頭。以火綁角上。夜半。令老弱軍驅至大岡下。用巨炮飛擊。誓以鈸鼓示欲上。狀蠻人猝驚。不悟其誘也。羣

譁曰官兵至矣盡木石下墜公潛與五百人閒行從深箐中攀藤附葛而上排刃突擊火其巢竢大亂爭竚不及凡斬首千餘級生擒數百人報至唐驚曰遂能破大閩耶列戰功第一提督唐惡蠻人叛欲示以威設營郊外縛所擒蠻眾數十人跪列左右命公斬之公立刃數十人而色不變觀者咸欽其勇蠻平擢督標遊擊再遷參將數年升秩洞庭湖副將又數年升秩川北鎮總兵會西藏之蠻制軍年請命岳公鍾琪將兵公副之藏中素聞公名曰是昔年能取大閩者公至藏營伍整肅刁斗森嚴一夜賊窺營營驚公下令靜鎮毋噪賊旋遁因問司夜爲誰或以公子某應公命斬之

於是營中諸將卒齊赴轅門請免。公曰：軍令如山不可移。若徇吾子何以服眾。○與公威信其長孚相熟遂斬之。軍中股慄無敢犯者。是役也制軍區畫得宜自成都去西藏近萬里不勞一軍不煩一卒而糧餉充足故公輩得從容破敵。二年西藏平上召見授鑾儀衛正使而公年亦已邁矣未幾以老辭歸上不拂其意深慰勞之賞賜逾常家居數年卒卒之日年七十餘歲。

贊曰：公與余家爲世戚。余未獲親炙。公余弟磬泉爲余言狀貌雄偉絕人。舉止嚴肅不可犯。一飯斗米。一飲百杯。談往事亹亹不倦。蓋古名將未有過者。嗚呼西藏之平。公有奇勳。爲當事者所忌。反

見黜李廣不俟可勝慨歎

只著意寫破大綱一節西藏事竟未實敍而軍令如此其概可

知

○○陳烈女傳

彭樂齋曰余聞諸先儒云女子未廟見不成婦無守節理此言蓋不以其所難強人也未成婦而矢節豈非能人之所難哉鄰城陳烈女者生自農家許聘鄰人徐姓子未冠而死訃至女執薪方爨聞之薪自龕中燃及外達於手始解須臾入內撤其頭繩足帶易以素出復繫忽大慟其嫂見之微笑言於母母曰閨中女奈何作此態女遂止女父農人難與言舅某邑諸生素奇女適他出女口中念曰安得舅氏至乎久之乘閒語母曰兒已許聘徐郎便終身不易聞郎伯兄有兩子得一子輔之便畢兒願母正色叱之曰唉

是何言。汝母自爲婦來未聞有此。止恐爲外人羞也。且毋令若父知。知則當重怒汝女。不再言。他日母怪其形骨立。潛視臥處。則淚溼枕。有血痕。驚曰。此子乃一癡至。此耶。倩鄰嫗代解之。女度母終不可行已志。而又不敢達於父。但日俟舅至。而舅終不至。遂自經死。蒲城老人屈悔翁。曾與女舅遊。得悉其事。言於余。余聞而歎曰。嗚呼。烈矣。豈非能人之所難哉。是固可以愧天下之既爲人婦。而他適者已。

文家全貴入面烘托。篇中略寫嫂。詳寫母。虛寫舅。只是極寫烈女耳。若專就正面寫。縱極意描摹。總不生動。原評

此等題今人作之者多矣然往往有議論而無神味又或過於
描畫未能恰如其人性此文寫其嫂之微笑寫其母之痛訶寫
其女之驟聞而神奪久鬱而志堅如燈取影毫髮畢肖而又筆
筆高簡無小說家渲染習氣技也而入於神且進於道矣

○廖氏傳

廖氏者蜀江津縣民戚成勳婦也。成勳僻居山中。值獻賊變。倉皇奔竄。廖弱不能從。不得已置之去。廖堅閉重門。自誓以死。退數月。賊不至。倉中積穀頗饒。資以食數年。荆棘叢生。蔽其宇。塗與外隔。其後食漸不繼。向澤池邊種穀續之。以草爲衣。四十餘年。亦不知成勳之存亡。生死矣。成勳竄入黔中。久之別娶妻。生子二人。年六十餘歸訪舊里。是時天下甫定。川中土滿人稀。田園半沒深箐。虎豹豺狼出沒縱橫。人跡罕到。無從覓其故居。但識其向而已。因倩人力持斧斤斬竹伐木。數日望其宅。頽欹尚存。大樹如圍。自屋中

出微煙。出沒異之。固不計其妻之猶存也。及近宅。廖憲從樓上呼曰。汝輩何人。成勳惶怖失色。倉卒厲聲答曰。吾此宅主人戚成勳也。廖窺視久。覺衣冠迥異昔時。而聲音笑貌彷彿似其夫。泣語曰。君妾夫耶。妾廖氏也。可將君身餘衣袴與妾。得蔽體相見。成勳怪之。然聽其言似非無因者。卽解衣擲樓上。須臾。氏自樓下面目黧黑。髮亂如蓬。成勳恍惚莫辨。廖備述其由。兼言當日事。厯厯夫婦相泣。如再世人。偕至鄰家。復自黔挈其妻子。還年各九十餘始卒。彭子曰。嗟夫。獻逆殘蜀。古未有若斯之酷者也。當是時父子兄弟夫婦間。其得全者亦已僅矣。廖氏艷艷一婦人。獨守窮野荒榛中。

與成勳別四十餘年。卒偕老。死毋亦有天幸歟。嚮使氏迫於勢。一
死無餘。世必無有知者。事固可○也○天○地○之○大○無○所○不○有奇異。不可測。若此耶。余丹縣南竹

林寺楊氏女。與母同居。事母孝。母死不。入山採黃精食之。體輕。
能飛往來樹間。父老猶及見之。後莫知所終。其事固與廖氏類歟。

此真奇事。文亦足以傳之。若令蔣清容先生見之。可以譜入紅

雪樓傳奇

○○唐子西先生文集序

余少讀吾邑宋唐子西先生古硯銘及山居詩訪其集二十年不可得。癸亥春余弟仲尹偶獲鈔本於京師肆市中詩文及雜著凡三十卷所書體製仍從宣和舊式蓋先生之文未行於世久矣宜構求若斯之難也於是爲之序而梓之敍曰丹稜屬眉山兩宋時人文之盛莫盛於蜀蜀莫盛於眉天下之以文名者六家而吾眉得其三若蘇文公洵文忠公軾文定公轍與廬陵臨川南豐互爲雄長者也以史名者三家而吾邑得其一若李文簡公壻所著長編與涑水新安相爲表裏者也子西先生以超邁俊逸之才接踵

其間當是時三蘇名方盛先生出稍晚。便得遊東坡之門。其聲價
豈在兄黃秦張下哉。先生既沒。世徒慕其詩。而不知重其文。推之
者獨一陳后山耳。乃沈溺五六百年而一旦得於吾弟仲弉之手。
毋亦有天幸歟。文簡之史閣舊本尚流落。吳越楚粵間。余不及獲
見。使得與先生集並傳。是固有幸有不幸歟。嗚呼。先生官不足以
稱其才。而遷謫嶺南。慙軒以沒。獨其文若精金粹玉。不可磨滅矣。
世而下。猶有同好。或亦先生之志也已。

標舉處甚有體。而筆亦爽潔。

○送弟向若序

南丹小邑也。自明以來四十年。登賢書者數人。列南宮者一人。而余家昆季七人。獲其六。自顧何能。亦由先世之德祐。啓後人而邀天之靈。以至此也。且夫天於人。何嘗之有。天之將福是人也。必先以小禍。試之其人。而能受。則福遂。因之而至矣。天之將禍是人也。必先以小禍。懼之其人。而能悔。則禍遂。因之而息矣。試以小福。而不能受。懼以小禍。而不能悔。此天下之自敗人也。考前史所載。及近世見聞。往往不爽。其得福者。必其能受者也。其得禍者。必其不能受者也。易曰。天道惡盈。而好謙。書曰。驕淫矜誇。將由惡終。嗚呼。

可不凜哉。可不凜哉。

何等高古。何等深厚。宋人見此理。却無此筆。

芳三

○○冷吟居士詩序

余客京師，有國朝五言近體之選。天下諸名士讀是集者，輒贊之謂余可與言詩。欲并窺其全，因不自度，並次諸體大要，賤稚而貴老，賤俗而貴古，賤華靡而貴清與秀。是數者人世所指爲冷，而避之者也。然格不冷，不老筆不冷，不古骨不冷，不秀神不冷，不清世之所避，吾之所趨也。余年家子易君淑南以冷吟居士集遺予，予未識居士爲何人也。讀其詩而歎曰：嗟乎！是其格老其筆古其骨秀其神清，得冷之味者也。淑南曰：君曷敘而行之？予曰：予何以敘居士之詩乎哉？夫蘭生於谷，梅生於冬，二者天下之至冷也。而

品花者獨貴之。今天下之品居士詩者必有在矣。予何以敍居士之詩乎哉。

作兩層寫後幅愈簡愈遠。神瀨獨絕。

原鑑

○○鎮遠蔡侯碑記

雍正乙卯黔中蠻獠之變呼嘯成羣蠭擁蠻聚南鉤牂牁置魁立
師搔擾良民當事者堅關城門一籌無措萬姓驚奔不知所爲鎮
遠當蠻獠四出之衢城郭不完兵甲不備而危而復安者邑侯蔡
君笠齋保障功也獠平鎮遠人屢欲碑其績蔡君不可已而以例
推陞麻哈牧閱年餘郡人思慕不已遂相約私立碑於鎮之瓦寨
及塘頭諸地後書其銘曰原任鎮遠縣知縣今陞麻哈州知州事
蔡諱某逾月餘郡人復將碑奇上銘剗去郡守趙公聞之詢故郡人
曰鎮遠爲獠所困幾陷矣賴我蔡侯得以退患全城之功固莫大

焉而仍官一州。竊爲不平耳。且是時與我蔡侯同事諸人。功不必
如蔡侯位。不必出蔡侯上。而一歲累遷者有之。或貪天之功以爲
已力。甚之斬刈良獠。誣良爲奸。而置身通顯者。比比也。我輩紀其
績。以示不忘。剗其銜毋使後人知之。謂我蔡侯有大功於民。曾不
獲報。而名位之卑。如此。郡守不能答。嗟乎。古之循良所居民樂所
去。民思勒碑者眾矣。未有以剗銜聞者。豈草野罔識忌諱。遂逕行
其直道歟。抑我蔡侯之德。入人肝脾。故不惜以千祿百福。畢致其
人歟。雖然去年春

天子方下詔求骨鲠之臣。如陸隴其陳瓊。召見者五人。蔡君其一。

焉。則。是。蔡。君。之。賢。其。上。官。不。必。知。之。而。天。子。固。已。知。之。也。
天。子。知。之。而。必。用。之。行。將。羽。儀。乎。天。朝。以。爲。邦。國。光。也。奚。翅。
州。一。牧。而。已。哉。郡。人。又。何。憤。焉。

不實。殺。所。以。全。城。之。功。而。但。就。郡。民。憤。憤。不。平。立。論。脫。盡。恆。蹊。

翠龍山記

丹之山自瓦屋而來衰延數十里爲盤陀盤陀之山峯多而秀石大而奇蓋總岡而來衰延數百里爲總岡或曰總諸山之岡也自丹山之勝於是始其自盤陀折而東也則接赤崖龍鵠飄然諸山以達於眉而其支分而南也則蜿蜒扶輿至翠龍山而勢一聚其山巋然特峙其旁兩峯橫插每於晴日登之萬山環拱殊壯極觀瓦屋峨眉俱隱隱如伏淑晉考丹之輿圖惟載赤崖龍鵠飄然諸山而茲山與然陀不載乃丹之人尙知有盤陀不知有翠龍而翠龍之勝又不減諸山竟不得附之以傳則夫世之靈區奧境其理

漫於荒裔僻壤而不得傳如萃龍者皆可慨也山故未有名山之有名自余祖先將軍玉吾公建寺始也先將軍嘗爲簡州判官遇僧海智異之偕與歸因卜居茲山之上既而鋤茅除棘鑿山之半建寺數椽工竣請名其山於鴻江王公宣子先生先生曰可名萃龍山蓋取荀氏入龍義也并名其寺曰紫雲寺以山之上時有雲氣出沒故也康熙己亥歲予小子淑讀書於上既賴先人澤得優游以卒業又恐傳之久而或沒其由也故記之使異日或得與赤岸龍鶴飄然諸山並傳也已

起一段最擅勝場今予錄其文而此山傳矣

劉宜人墓誌銘

此是治語實卽一碑之原提

古州司馬蔡君力。齊之配劉宜人。先其姑前一月卒訃。至京師。其弟太史雲南述其行略。請銘於余曰。嗚呼。吾嫂平生篤於孝。曉大義。適吾兄三十年。事母無懈容。養母疾篤。屢易醫者。皆難之。嫂焚香夜祝。願以身代。旣而潛剗股以進。始愈。一婢竊見之。嫂故弗洩也。當吾兄官黔之鎮。遠兩迎養。嫂未嘗不從。雍正十三年。逆苗爲變。鎮兵出援他州。苗以數萬眾突至。吾兄方力謀守禦策。而署中胥役紛紛奔竄。獨幕友張州九徘徊不去。兄曰。事急矣。速去。諸州九曰。吾非不卽去。特爲君老母故耳。今虜環於郊。君以空城獨當。

其任奈何使老母坐困不測之地乎。吾與君分則賓主情同骨肉。
君母卽吾母。吾思避難。沈州欲爲君奉老母行也。雖然。服食起居。
微君夫人無與左右。况君有四月嬰兒。聞老母最係念。惟君籌之。
嫂時竊聽屏間。君遽出曰。先生言曉大義甚當。顧今日之事。尚有重於此。

者。領遠危若朝露。固臣子盡職之時。吾義當從夫。不應獨全先生。
奉姑行。幼子存亡所不敢言。吾兄正色言曰。是何言。從姑義也。從
夫亦義也。今日之事。從姑爲重。且汝旣從姑。毋使吾以老母繫心。
或得從容畫計。倖保無虞。是汝於義兩得也。嫂顧泣奉姑行。當是
時。吾母新驚於亂。又以吾兄故。憂怖彌深。嫂奉事益勤。日則歛情。

慰姑夜則咽哽達旦體素羸以哀傷故乳竭不給幼子天焉卒之
使吾母得由黔楚以歸蜀者嫂之力也此其卓卓大者君吾戚也
故告之余固素聞宜人多懿範今益信嗚呼其可銘也已宜人子
二長某娶某氏次某聘吾兄又仙之長女女幾許字某享年幾今
將葬於某山之陽云銘曰生旣從姑於患難分履至險而能平沒
○應○起○中○開
復從姑於九原兮涒鄰先之一勺嗚呼宜人以孝死分夫何憾於
此生

只就寫南口中敍述一事前段簡而該後段詳而盡簡處不得
增一字詳處不得刪一字此兩段外亦不必復贅一語於此可

以識史體原解

○○奉政大夫蔡君墓誌銘

奉政大夫古州司馬蔡君卒。余聞之爲位以哭。悲吾友之位不稱其功而壽不酬其德也。其弟太史雪南走書數千里囑余銘。嗚呼。微雪南言固將有以銘吾友也。因敍以銘。敍曰。公諱時。豫字立齋。先世自越遷蜀。父懷遠將軍某公。歷仕山東遊擊。卒於官。公時年十二。弟雪南方在抱。奉母夫人扶柩歸里。閉戶讀書十餘年。弟兄先後以文名。蜀舉於鄉。兩試南宮不第。揀令黔中。以能調鎭。遠鎮遠者。苗民雜處也。夙苦凶悍難治。公爲政精明果決。事至能斷。復以德化人。治行稱黔中第一。會時議改土歸流。諸苗聞風思逆。

公悉其狀。上書巡撫某曰。大羊之性不可以恩諭也。不備將爲害。
凡再上而撫且怒。飛檄罪公。苗則果反。當是時。提督特○等○提○起○哈元生悉徵
黔中數鎮兵萬餘拒苗於羊老。公聞之。致書元生曰。兵家喜壯惡
老。地名羊老。非駐兵地也。某觀鎮遠上控偏橋下扼清溪實據諸
苗之要。將軍移兵於此。從中調度。俾楚獨諸軍得以進援。乃萬全
之策。若鎮遠一失。苗人入而將軍何以禦之。不從。未幾。黃平諸州
縣果罹害。苗人乘勢遂圍鎮遠。鎮遠之兵已危○甚○駢羊老矣。時公新遇
清江別駕。未及赴諸同官倉皇失措。思欲逃。公阻以大義。曰。君等
皆夫城誰與守。眾曰。能戰乎。能守乎。公曰。戰則不敵。以計先之可。

守也。眾不得已從公。於是公恐棄倉實以安流民。募土卒數百。與書。括商賈布得萬疋。設軍帳數百環城。示以不測。令土卒執戈迭繞城垣。暗發礮矢。傷苗。苗驚疑。不敢進。遂遁。公親環甲胄。樹旗鳴鼓。率眾追蹤其後。苗人奔逃。無敢有復覬。鎮遠者。公既保鎮遠。與提督哈共相聲援。乃得合。楚蜀諸軍次第平苗。當是時。名滿黔中。黠之人。無老少知有公。不知有上官也。上官忌之。同官乘隙交搆。之無功。而冒上賞者。繢繢獨公危抑不得進。嗟乎。敵未嘗敎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萬之賊。此王介甫所以深歎息於丁元珍者。而公卒以成功。其賢於元珍。不已遠哉。其後。由清江別駕。

遷麻哈牧數年始得遷古州司馬以母老乞養上官不許會緣例入覲陳情請改近地命下遂飄然歸養數月丁母夫人憂明年公卒卒之日年五十有二初

上遣張文敏公照經略黔中。文敏與公語奇其才。謂可大用。欲薦公未幾以事逮獄。遂寢。又有以陽城馬周薦公者。亦不果用。卒以司馬終。豈非命也夫。公事母。夫人以孝聞。弟雪南。幼病醫者。以藥進。難於飲。公取飲示之。其至性過人如此。又善文章。所著有集若干卷。皆足傳於世。夫人劉先公。卒生二男子。曰某聘。吾兄端洪之長女。曰某聘。某氏女。幾許字。某今合葬於某原。時乾隆十一年某

月日也銘曰

樹功於國而人嫉之。修孝於家而天忌之。天與人不可知。嗚呼。其官其年而止於斯。

只以鎮遠敗賊一節與提督哈校勘公之生平便足不朽銘詞
含蓄似昌黎

○爲學一首示子姪

天下事有難易乎。爲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爲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爲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棄而不用其與昏與庸無以異也。聖人之道卒於魯也傳之然則昏庸聰敏之用豈有常哉。蜀之鄙引何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鉢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

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
千里也。僧之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之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
僧哉。是故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者自
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恨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
者自力者也。

最足醒人妙不詞費

蜀碧後序

蜀碧者哭蜀也。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以
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蜀之險甲天下。扼其要塞。雖百萬可立挫。
焉是以獻賊一寇夔門。而秦良玉困之。向非賊陳奇瑜脫去。則賊
之亡久矣。嗣昌委賊於蜀。夫人知之。而捷春不知也。撤夔萬之藩。
離守重慶之門戶。使賊得以出入縱橫而無所忌。此其罪在誰哉。
故曰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也。獻賊之三
入蜀也。分道屠戮。流血成川。蜀之慘極矣。當是時。自縉紳以至氓。
庶盡節者不可勝數。而閨中婦女或閉戶自焚。罵賊以死者無算。

戎馬倥偬其事不必盡傳。傳者莫由表述。筆之於書。使後之君子。得以考之。則死者可以無憾。曩尙論其大略。特未暇詳。今吾弟磬。泉採擇成編。題曰蜀碧。是固余之志也。嗚呼。蜀非有深怨積怒於賊也。而殘忍若此。天實爲之耶。抑人事使然耶。覽是集者。必將有歎息泣下而不能已者。故曰蜀碧者。哭蜀也。

詞旨森嚴筆力老潔

○雜說二

臨卽人張本元者。先世務耕。不聞以醫傳。忽自許能醫。善針人。莫知所授。不敢試。技無所效。於是時人爲之謠曰。僞大夫張本元。會余戚。張氏婦難於產。數日舉家惶怖。不知所爲。本元至。命取婦裹衣一屨。一以箕加其上。日吐針鍼之囑。曰。產時頂上有針孔。須泥以飯。張佯應之。俄而生子。視項上果然急如囑。張驚且喜。始知其能。先伯父楚錫公。苦癰疾。請鍼之。本元曰。鍼其腓。先伯父戲之曰。吾病在首。而子鍼其腓。可乎。本元亦戲之。針甫半。忽折。徐鍼其踵。呼曰。出針。躍然。出達於梁。又爲人治癰疾。針其脊。終身無恙。自此。

名漸著聞者爭造其門所試輒效與之錢不辭不與亦不責報於是時人復爲之謠曰神鍼張本元其針長或尺或數寸約計七十一用則取諸口中言笑飲食率如常不覺也無子一女針法傳於女女死遂不傳彭子曰莊周云技也而進於道其本元之謂歟世所傳針法多矣凸若元之奇者或曰當明之亂元嘗避兵山中有一老猿授此技其信然歎惜也其不傳已

絕世奇技絕世奇文